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九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論孟精義

論語精義

孟子精義

中庸輯略

宋朱熹撰……………一

宋石齋編
朱熹刪定……………五五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一上
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吳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論孟精義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孟精義三十四卷宋朱子撰初

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為要義

其本不傳後九年為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

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

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薈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孟精義
提要

粹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為之序時朱

子年四十三後刻板于豫章郡又更其名曰

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

熹頃年編次此書鏤板建陽學者傳之久矣

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

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于建

陽陳淳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

康黃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

于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名曰集義見于年譜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書前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擷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于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孟須將精義看又謂論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孟精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子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

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欽定四庫全書

序
抄玉精義

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服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序
抄玉精義

三

論孟精義綱領

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
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
時焉而已矣 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
子其迹著 又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
子儘雄辯 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
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
人氣象 又曰孔孟只要分別聖賢之分如孟子若
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綠
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
和此是不可及處 又曰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
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
能明其道譬如如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有許多水
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又曰孔子教人常俯就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孟精義
綱領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孟精義
綱領

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
人不尊 又曰孟子嘗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
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又曰孔子言語
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或問使孟子
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專於
孔子耶先生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顏孟
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觀其言便
可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或問橫渠之
書有迫切處否先生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
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纔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
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
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
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
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伊川先生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或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者先讀論孟如尺寸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常語學者必先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綱領

三

看語孟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看語孟之書亦與見孔孟何異 或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

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又曰論語孟子只剝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剝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又曰傳錄言語得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綱領

四

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不答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為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亦有問及仲由為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

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

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子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

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

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

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替使舜娶舜雖不

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

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五

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隱而治之非

堯也 尹焞嘗言近日看論孟似有所見先生曰所

見如何焞曰只見句句皆是實語先生首肯之曰善

自涵養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卷五上

宋 朱子 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伊川解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

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二

無悶乃所謂君子 又語錄曰所以學者將以行之

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又

曰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

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又曰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

後得然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范曰學先王之道將以行之也學而習之知所以修

身知所以治人則說矣習之言試也易重險之卦曰

習坎水之於險也必洊至而不然後能乘險而流

焉君子於難事也亦然故其象曰常德行習教事夫必有常也而後能立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人君習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伊尹曰習與性成學者之習將以反其性也習之而串則與性一矣易曰兌說也而兌之象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所以求道故可說之善莫善於講習不亦說者比於說矣猶未正夫說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所以求為聖人及其成功則無習無習則亦

無說矣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才小者所友近才大者所友遠君子之學有同道者自遠而來則亦可以樂矣夫說自外至樂由中出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習在己而有得於外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內君子之道求為可充也能如此者其惟好學者乎在孔子則弟子自遠而至是也君子不病人之不已知小人唯恐人之不知也潛龍之德

不見是而無悶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皆藏其德而修身者也人莫得而知之是以道不行時不遇獨立乎世未嘗有悶斃而後已亦無悔焉下焉者為善而必斲乎人知有諸內必形諸外未有不知者也不知而愠則不知於命無以為君子故人不知而不愠斯可以為君子矣

呂曰信於始而不疑故時習而不吝信於中而有孚故朋來乎遠方信於終而不悔故人不知而不愠

謝曰學而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則坐時習也立如齊則立時習也造次必於是則造次時習也顛沛必於是則顛沛時習也如此則德聚矣能無說乎有朋自遠方來非必同堂合席專門同師然後謂之朋也考諸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求之今人信其與己之不異皆朋也能無樂乎夫道同則相知不同則不相知師弟子之間猶有不相知者況他人乎是以一鄉之善士斯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得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得天下之善士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人不知而不愠則其自待者厚斯不亦君子乎學而時習之所以自處也有朋自遠方來同乎己者也有人不知異乎己者也不愠焉則幾於樂矣論語一經大抵不出此三者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皆不愠之謂也

游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說也故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今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無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時有得矣其為樂可勝計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積於中者厚然後發於外者

廣得於己者全然後信於人者周有朋自遠方來則發於

外者既已廣信於人者既已周矣非夫積厚於中得全於

己者曷至是哉此其所以樂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聞譽施諸身則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夫豈借美於外哉惟不借美於外則志願在我而

世之所可願者屏焉其為樂也烏可已耶蓋君子非樂於

朋來也樂其聞譽有以致之也非樂其聞譽也樂其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有以致聞譽也然求為可樂者亦反諸身而已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不知命則行險以徼倖將無所不至其趨於小人也孰禦焉尚何以為君子乎若夫尊德樂義之士翼翼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君子成德孰能至於是哉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不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夷惠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

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也謂之君子

楊曰顏淵請問其日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蠡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有朋自遠方來學者以其類至也合志同方相與講學故樂夫孔子以學不講為憂則講學之樂可知矣朋來人知之也以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愠亦非君子矣

所以為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譬之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又曰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

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矣故說內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三樂者內外兩得矣故樂學而至於樂則在我者無憾矣宜其令聞廣譽四馳也而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也人不知而不愠則非成德之

尹曰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能有所自得故說有朋自遠方來其道同而信之也故樂學在己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故曰君子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人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為仁之本伊川解曰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者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

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又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卷一上

八

范曰孝弟則宜無犯上然而曰鮮者有至焉有不至焉者也至於好作亂則未之有決矣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民知親愛禮順則犯上宜鮮矣道之有本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無本則無自而生焉故君子為仁有道在修其身修身有道在正其心正心有道在誠其意誠意莫如孝弟未有事父孝事兄弟而不忠於君不順於長不愛於人者也

謝曰上章論為學之大體此一節論求仁之方也夫仁之為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而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仁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為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已克己復禮為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己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為仁仁者其言也訥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見其為仁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爾為孝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卷一上

九

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充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尚能不好犯上作亂況於真積力久擴而充之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亦可以為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

有序徐行後長亦可以為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
而以閭巷之人為有道不可也以為終不可以入道
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為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
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
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
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游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

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
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
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
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木漸於
上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
矣孝弟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擴乎四海入

此者為仁履此者為禮宜此者為義信此者為信順
此者為樂茲非仁之本與知孝弟為仁之本則本立

而道生之說見矣

楊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無二道也事親有隱而無犯則孝弟之人宜無
犯上者移之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上蓋有不得已而然
者謂之好則鮮矣孝弟非仁之本蓋為仁之本也欲
為仁當務孝弟此務本之一事耳若師氏至德以為
道本之類皆是論語之書竊意有子曾子之門人共
成之也孔子沒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羣弟子惟曾子為最少而是書記其死又惟二
子獨稱子餘無稱子者則其尊之與夫子等故首述
二子之言繼夫子之後為是故也

尹曰孝弟順德也順則宜無犯上不好犯上矣其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仁性也為仁之道由孝弟而生故
為仁者必本乎孝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伊川解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

之非仁則知仁矣

范曰巧言令色孔丘克舜畏之以此驩兜有苗則宜曰不仁而已然而曰鮮者則有時而仁也夫巧言令色之人亦為利而已其心未必不仁也人君邇之必敗亂天下其無以鮮而易之也

呂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修於外者本有所不立修於內者末足以兼之

謝曰仁雖難言知其所以為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卷一上

十三

孝弟為仁之本是也知其遠於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然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為直矣言何嘗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

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游曰仁者誠而已矣無偽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矣無諂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偽令色歸於諂其資與木訥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斯人之志在於巧言令色而已則孔子所謂朽木糞墻孟子所謂鄉原終不可以入德使其人之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此聖人所以不絕其為仁而止言其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卷一上

十三

鮮也然則仲尼之惡令色也如此而詩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詩人之所謂令色者與仲尼之意異善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楊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而實之以君子之德雖或巧令未為過也故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不仁也然是之人務為容辭之文而不實之以其德者多矣故鮮矣仁又

曰便儼皎厲其去道遠矣焉得仁

尹曰巧言令色而仁者鮮矣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明道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裡之謂也又曰傳不習乎言不習而傳與人

伊川解曰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又語錄曰盡已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十四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内外也

范曰曾子守約動必反諸身為人謀而不忠者有我與人故也與朋友交而不信者誠意不至也傳不習者講學不明也夫治己者未至則教人者不足故曾子懼夫傳不習也

謝曰九流皆出於聖人其後愈傳而愈失其真如子夏之後流為莊周則去聖人遠矣獨曾子之學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其親炙而得之者有子思子思之

學中庸可見也考中庸則知曾子矣聞而得之者有

孟子考孟子之書亦可以見子思矣蓋其所學至真至正如此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如孟子所稱曾子之事不載於論語者甚多則其泯滅者有矣今其幸存者可不盡心乎如此三者未可以淺近論也為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傳而習非真知道無二致人與己為一其能如此乎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精義

十五

忠矣與朋友交而信非特踐言而後信也雖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有不盡則非信矣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矣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者以其二物故也傳而不習他人之道我何與焉何以異於執柯伐柯也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為一矣凡此三者幾於無我則能之是學之至也游曰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

立行宜無不信而處己者無憾矣慮其所以接人者或入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曰三省其身焉省之如此其固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庶乎可以改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室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改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於應物之際恐或失念而違仁故日所省者三事而已

楊曰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己也謀之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君子之修身其患孰大於是故曾子之曰省者如此

尹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為人謀而不忠與人交而不信不習而傳於人皆誠所未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伊川解曰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又語錄曰有愛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果能此道則亦可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只是淺近去又曰敬

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范曰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千乘之國變而至道也敬事所以修己敬則事無不立信則民可使節用則不乏愛人則本固使民以時則穀不